

大陸報

小說《金戈紅血錄》

(一) (招姑生)

浙江之楓涇鎮，有廣屋矗立其間。屋老矣，垣墉灰瓦，皆黯淡無光澤。讀者知之，凡人一入暮年，即萬市人初不覺其衰暮，以爲古雅無比。自四方來鑒賞，以土儀饋主人者無數。時至距今約四百年，往豐賞古雅者，始漸稀少，稀少之故，卽屋主人亦不之知。以理度之，或其時是屋主人，兩世不立名利，於其屋之古雅，遂亦遜色，不爲人間所重。時隆冬十月，寒氣至冽，積雪至厚，行人幾盡，家家咸閉戶，圍爐取暖。此老屋之主人，亦倚於桌間，面火爐與其僕閒話。主人年甚少，以其丰度計之，殆尚未冠。面如桃花，受爐火所映，雙頰如塗脂，更美麗無比。此際向其僕曰：

丈夫心事，當如青天白日，使人得而見之。

「薛瑄」

「薛瑄」

弔窮鬼文

五扣五

空空乎，荷色無銀，實羞見人。鵠形榮色，意亂心紛，田園盡售。妻子離羣，大快活。告予曰：此遠年窮鬼也。鎮日捱餓，不淚而哭。厭人聽聞，傷心哉！烟歎賭歎，以及嫖癮，起發空，辛苦誰訴？榜蒲浴深，

肚餓兮氣竭，眼睜兮癪絕，咬住牙

歎

也。

也。